

插队

(上接本报10月9日B4版)

作者：李之林

二

芦子岩生产队的队长是一个1942年入党的老党员，名叫成代胜，可是村里的晚辈都尊称他为“三货伯”。我插队之前，还从没有听说过人名字带有“货”字的，可是芦子岩一个村就有五个“货”：两个“三货”，两个“四货”，一个“二货”。为了区别同名的“货”，年纪大的叫“大三货”“大四货”，年龄小的则叫“小三货”“小四货”。

在芦子岩，“成”是大姓，约占全村男性的百分之九十，还有几个姓字，唯一一个例外是一个姓李的单身汉。

老队长（大三货成代胜）在整个高家山大队颇有威望，大队书记卢小儿是他的女婿，大队长成小俊是他的侄子。他为人刚直不阿，对当时的政治氛围非常不满。

有一次，我在他家和他聊天。他问我彭德怀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说彭德怀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搞错了。他听了在炕桌上猛击一掌，大声说：“彭德怀说的对！”

还有一次，大队部通知，第二天下午大队下属的三个小队全部停工半天，能走动的都要去高家山大队部领取毛主席语录。第二天下午，能去的都去了，只有老队长拒绝前往。当大家手捧近百本毛主席语录回到村里时，老队长问：“你们去这半天就拿回来这点儿东西？”小三货举起手里的毛主席像说：“还有四张毛主席像呢。”老队长冷笑了一声：“哈，原来还有四个毛主席呢。”

可以这么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有幸来到了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小山村里。

三

我们村里有七八个光棍汉，一个年近五十，已经完全没有娶妻的可能了。还有两个年近四十的，也基本上没多大希望了。不过其中之一成丙儿在村里有个相好（有夫之妇），另一个字大俊跟我关系不错，经常对我说起当年榆次城里那些“一毛钱就能关一次门”的场所。我听了有些纳闷：哪儿有那么便宜的妓院？难道那时候就有专门为穷人服务的性交易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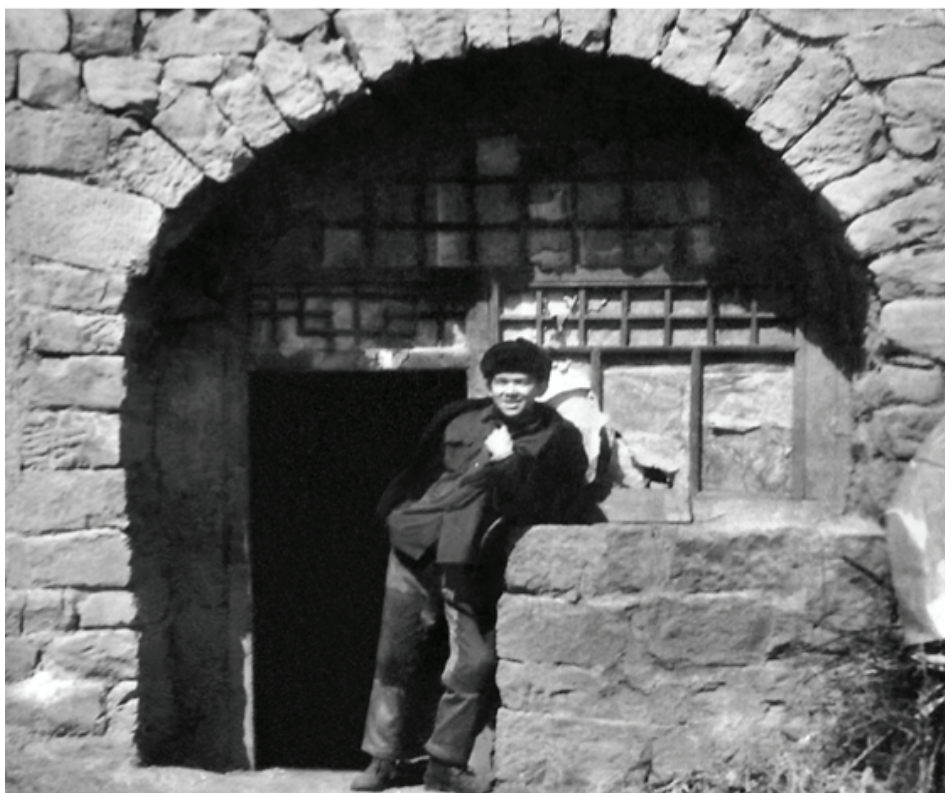
不光是芦子岩，整个石疙瘩公社所辖的各个村落里光棍儿都很多。原因很简单：平原上的姑娘没有一个愿意嫁到山里来，山里的姑娘又都盼着嫁到平原上去，

所以山里的光棍儿就越来越多，多到当时的县领导不得不出台了一条政策：凡是关押在县城监狱里的女囚，只要没杀过人，只要愿意嫁给山里人，而山里人也愿意娶她，那么在两个人登记结婚后，女囚就可以当场获得释放。高家山就有这么一位，还是个北京人，三十不到，平头正脸，身材苗条，因诈骗入狱。娶她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光棍儿。一进家门，那女的就说：“结婚的时候我没告诉你，我有病。”老头儿问：“你有什么病？”“脏病。”老头儿吓得魂飞天外，立刻把她赶出门外。她自己在村里找了一孔空窑洞住下来，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虽然头上还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可毕竟已是自由身了。

村里的两个年纪不到三十的光棍儿骏马和正恒则另辟蹊径，去了黄河边的临县，在那里，两个人都找到了媳妇。之所以能如愿以偿，和临县的穷是密不可分的。临县的穷在整个山西省都是出了名的，把女儿嫁给外乡人是普遍现象。同时他们嫁女儿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把他们全家都迁到未来女婿的家乡才能成婚。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然而我们村里的这两个光棍儿也非等闲之辈：骏马是大队长的堂弟；正恒是复员军人，大队的民兵连长。所以，不仅两个光棍儿很快脱了单，随之而来的还有秦、纪两户临县人家。不久，又有一户白姓昔阳人家因为不堪忍受村干部的欺压，投奔亲戚来到村里。就这样，原来只有八十多人的芦子岩，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增加到一百多人。

四

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我是家境最好的一个，也是最懒最脏的一个。我出工的天数最少，每年都欠队里的口粮钱；我总是第一个长虱子，我去了没半年，就学会了抽烟，一抽就是五十多年。他们三个始终都不抽烟，让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意志力。现在都说，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当时可不是这样。我由于抽烟，和村里人的关系混得最好。村里的男人，个个都抽烟，连十来岁的男孩儿也不例外。上了年纪的抽烟袋，年纪轻的自己卷烟抽，有时兜里有了闲钱，也会买一毛三一包“风竹”牌纸烟来换换口味。我没有烟袋，也不大会卷烟，所以，《风竹》牌纸烟一买就是两条。不仅自己抽，还会散给周围的



▲ 李之林在知青居住的窑洞前

随便什么人，我和村里人的良好关系，就是这么来的。要说关系好，有时候也是真好。有一次，他们三个人都回家探亲去了，有两个村里的年轻人桂生和春洛找上门来，要跟我拜把子，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实在觉得我和他们的关系远没有好到要义结金兰的地步。最后总算是敷衍了事。

我们刚到村里时，村里人叫我们“插队生”，后来朝夕相处，越走越近，就叫我们“老插”了，我们也觉得这个称呼不错，从此就一直延用下去了。

我们下地劳动，每天挣六七个工分，和参加劳动的妇女差不多。山区本来没有妇女下地干活的习俗，后来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妇女们就在家待不住了，每天也得下地干活，年老体弱的除外，家里孩子多的除外。

我们村里也开始实行“大寨记工法”，就是只记你一年劳动的天数，到年终结算的时候，再根据你一年来的劳动表现划分等级，比如说你劳动表现好，就可以划为一级，一天十分，差一点儿的，就是二级，一天九分，以此类推。然而那些拿固定工分的，不在此例。这样的办法跟过去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劳动力未来一年的温饱都紧紧地攥在领导手里。他说你好，你就是一级，他说你差，你就是二级三级四级。你好自为之吧。

有一年我回北京探亲，遇到一位北农大的老师，他说他秋天刚去过大寨参观，地里的庄稼的确长得好，而且好得不一般。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每年去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以万计，吃喝都是公款，大寨一分钱也不用出。然而那些人的排泄物却留在了大寨，这就等于由国家花钱买了上百吨的农家肥白白送给了大寨，所以，大寨的庄稼能长得好吗？

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的时候，也让我想起了村里的一件糗事。

挑粪恐怕是村里最脏的活儿了，所有的男性劳力都要轮流干。这里所说的粪可不是牛粪马粪羊粪，而是人粪，说白了就是人的屎尿。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厕所，而且设计得相当合理：首先在自家窑洞旁边打一个洞，长宽大约都是一米半左右，然后在地上挖一个大坑，放进一口大缸，上面再铺上两块石板，两块石板间距二十公分，这就是简单实用的厕所了。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无论这一年一个工能值多少钱，一担屎尿卖给队里都是五毛钱。有个别人会往里面注水，不过都是乡里乡亲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